



凤 凰 镇

张日安
著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凤 凰 镇

张日安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邮编 116001
鞍山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0—9.4
1995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责任编辑: 星鸣 责任校对: 王桂兰 封面设计: 卢士耀

ISBN 7-80612-154-4/I·36

定价: 12.00 元

序

● 赵则训

《凤凰镇》即将出版，而作者张日安却英年早逝，他将不能看见此书，这该是怎样悲哀的事啊！

我在悲哀中翻阅日安生前及亲属在他死后给我的来信、资料，忽然产生一种顿悟：我们活着的人这样为死者悲哀，而死者在活着时却未曾为自己悲哀过。

一九九〇年，日安患了鼻咽癌，这对他意味的将是什么，显然可想而知，他岂能不悲？可是他在信中从不言悲，反而谈乐。他在病后出版了几本著作，他为此而乐，并寄我让我分享。他在病后购置了一部电脑，他为此而乐，在电脑前拍了一张彩照寄我，又让我分享他的快乐。于是我忽然顿悟了：日安何尝为自己悲哀过？他的一颗心莫不是能将一切悲哀拒之于外，而达到不为己悲的境界？

日安得病以后，朋友劝他，吃点喝点算了，别写了也别干了。可是他回答：“该怎么的，还怎么的。”

“该怎么的”指的就是写作。他的女儿来信说：“父亲在得病之前，常常半夜三点起床，为了不影响我们家人休息，他就到厨房或简易的木房写作。他的精力是那么充沛，他的创作从来不影响他的工作。”

“还怎么的”指的是他仍然如病前一样坚持写作。他的女儿

在信中又说：“可惜的是父亲病了，三番五次的放射治疗使他进食也非常吃力，大量的白细胞减少使他躺在床上也觉得无力支持。有时，我们千里迢迢去沈阳看他，他都不愿多说话，不愿睁眼睛。然而只要他睁开眼睛，他就要写，直至他去世前夕。最后他连谈吐的力量都没有了，但仍然坚持去打字机前打字。当时他已吃不下一点固体食物，只靠牛奶、豆粉等维持了。他生病后竟奇迹般地出了几本书，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女儿说的很对，大凡活着的人都没经历过死，因而也就没见谁能将临死时究竟是什么味儿记载下来，所以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有位伟人竟作过这样记载，那就是鲁迅。他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杂文《死》中，写到他一次病危时的情形：他“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但他并不怕死，向来把死“看得随随便便”；越是命至垂危，越是无视死亡，加紧做事。他“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以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

由鲁迅的记载，我们对日安就可想象了，又可理解了。日安在病中想的是“该怎么的，就怎么的”，且为出书而乐，为买电脑而乐，可见他也是无视死亡的。

他从得病到逝世的五年多的时间里，就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凤凰镇》就是其中的一部。现在《凤凰镇》就要出版了，他当更加快乐，而且还要让我分享的。所以我也不应悲哀，应与他一起快乐才是。

日安的快乐，就在那浩浩荡荡的辽河之水中，就在那无边无际的辽河平原上，他早就立志要以千千万万辽河儿女的快乐为快乐了。他生于斯，长于斯，大学毕业后又三十多年如一日而工作于斯。上级曾多次调他到市里工作，他都拒绝了。文化大革命前

毕业的大学生都离开了乡村，唯有他一人还留在镇里。他说：“我深深爱恋着这里风光如画的大条田，爱恋着这里风光如画的芦苇荡，爱恋着这里白亮亮的大辽河……但是，我更爱这里勤劳朴实、勇于开拓的农民。”他立志要写农民，要写出“有辽河下游特色的农村风土人情作品”，以此为“平生创作的目的”。他终于将这样的作品写出了，就是《凤凰镇》。他在书中画出了辽河之水的风光，写出了辽河平原的习俗，绘出了辽河儿女的群像。这本书就要送到辽河平原的家家户户，将给辽河儿女带来快乐，日安也就将更加快乐起来。

日安的快乐，就在辽河平原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就在辽河儿女迎来新的解放的时代潮流中，他正在以改革者的快乐为快乐。凤凰镇，本以凤、黄两个开拓此地家族的姓氏而得名（“黄”演变成“凰”），细究起来，却是一个很深很美的象征。郭沫若在诗集《女神》中有一首著名而不朽的诗篇《凤凰涅槃》，吟咏的是凤凰每经五百年就要进行一次洗礼，从而获得新生。日安取名凤凰镇，也有这一象征意义。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第一次解放；经过将近五十年，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经历着第二次解放——改革开放，这将是一次历史的洗礼，凤凰镇将由此走向新生。风万山，这老一代的农民，身上有着吃苦耐劳、朴实善良、不屈不媚等许多宝贵品质，但也受着小农经济和传统力量的束缚，经过历史的洗礼，这种束缚解除了。风连禄，这新一代的农民，进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不是成了凤凰镇的领导者了吗？在他的推动下，凤凰镇不是将要变富了吗？这意味着，新一代就要取代老一代，凤凰镇就要走向新生了。《凤凰镇》就是辽河平原这一巨大历史变革的缩影，是辽河儿女所迎来的新的时代潮流的画卷，改革者将举手欢迎，为此快乐，日安也就更加快乐起来了。

日安的快乐，就在《凤凰镇》的字里行间，就在他手握的笔

尖上，他挥动笔尖写出自己前所未有的美妙而生动的文字，读者读了快乐，日安也就从中取得了快乐。日安在大学就发表小说，工作后又发表二百万字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经过如此的磨炼，他才写出《凤凰镇》。《营口日报》曾用半年时间连载，并开辟“来自凤凰镇的回声”的专栏，其中说这部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出现了人人争阅的场面”，可见艺术效果之一斑。这次出版后，相信会有更大的反响。

一九八一年秋，我去营口，参观日安工作的地方高坎镇，和他结识。十五年来，只此一面，竟成密友。他不断来信来稿，我也不断回信，为他的每一写作进步而快乐。而《凤凰镇》给我的快乐，则是前所莫及的，且终于压倒了我莫大的悲哀。

我将把这篇小文化作纸钱，也给日安送去前所莫及的快乐……

1995年11月27日于京郊团结湖

目 录

序

赵则训

1	凉水塞牙	1
2	早熟姑娘	5
3	怕其诺夫	9
4	两对夫妻	13
5	浪花岩石	18
6	玉花起步	24
7	意想不到	28
8	黄主任的心思	32
9	深夜河边	35
10	指肚为亲	39
11	爱的巧合	43
12	夫妻夜话	47
13	胡工程师来了	50
14	小两口被骗	53

15	他想当官	56
16	走走后门	59
17	引上梁山	62
18	鱼池风波	66
19	旱情无情	71
20	光荣一回	78
21	一路上	84
22	假戏真做	90
23	主任说谎	96
24	酸泪喜泪	100
25	借女儿光	105
26	两家闹事	111
27	父子顶牛	117
28	青梅竹马	124
29	露了马脚	128
30	爱的苦恼	134
31	私情败露	139
32	名利双收	145
33	玉花离婚	153
34	未来的设计师	160
35	钱的冲击波	166
36	真党与假党	177
37	变心变态	188

1 凉水塞牙

风万山老汉今早起来上茅房，蹲在里面无意中从苇棚缝看见了在大道上卖豆腐的大儿媳齐玉花，见眼前没人竟和黄主任拉拉扯扯，还说些让人听不得说不出的话，他当时就气的有点头晕了，差点没站起来提上裤子……

他回到屋里不但头晕，而且，觉得肚子也气大了，胃口还有些不好受，就头朝炕里边脚放在炕沿上躺下了，眯着眼睛，一声不吭。

扎着围裙的风大妈，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大米干饭和一盘清香的茄子炖土豆，用脚撞开了门，进了屋，说：“起来吃饭吧，老了老了，没个出息，起来不干啥不算，又放熊托了。”

风万山睁开眼睛瞅了风大妈一眼，没吱声，翻了个身又朝炕头这边躺着。

风大妈知道他这辈子就这个倔脾气，心里一不顺，就来这么的。也不劝，把饭菜放在炕沿上就出去了。

到了午间，风万山还是躺在那儿没动；风大妈照样地端来了饭菜，不过菜是换了样，是猪肉炖豆角，风万山已闻到了一股肉的香味，躺在那儿说：“你有心思做肉，我还没心思吃呢！”

风大妈没搭理他，饭菜放下就去厨房自己吃饭了。

傍晚，火红的晚霞映红了凤凰镇西半拉天，农家的房舍、绿油油的稻田、辽河西岸的芦苇荡被染润上了一层金色；凉爽而又

湿润的晚风，从辽河的岸边徐徐地吹来。躺在炕上暗暗生了一天闷气的万山老汉，顿时也感到有些凉爽和舒适，肚子里饿了，脑子也清晰多了，他不再躺着，坐起来，望望窗外，窗户透进来一片霞光，后背和头往墙上一靠，“唉——”他长叹了一口气，心里骂到：齐玉花呀，齐玉花，你若是真的在凤凰镇败坏了凤家的门风，可不是个好东西；若是全凤凰镇三岁以上的有一、二个人，指着风万山的脊背说三道四的，讲我们凤家出了你这个败类女人，我当老公公的没脸见人，你都没脸活着……

凤大妈进屋了，见他已坐起来了，按往常的规律，已经过去一天了，心里那不顺当的事也该消化没了，于是，看着他的脸，说：“下地到外屋吃口饭吧！你还要绝食呀。”

风万山瞪了凤大妈一眼，下了地，顺口说：“女人家知道个屁！”来到外屋的饭桌前坐下了，端起碗就大口大口地吃着，一不注意竟把菜里的一块小骨头当肉夹到嘴里，咯得他的牙像针扎的一样痛，他一下子吐了出来，说：“事若不顺，喝口凉水也塞牙。”气的不再吃了，扔下筷子就回屋里来了。

风万山坐在炕沿边，伸手捞过来一个装着碎烟末的圆铁盒子，从炕席底下抽出一打小纸条，双手卷着一头粗一头细的小喇叭型的纸烟，卷好了就大口大口地抽着，吐着浓浓的烟雾，这烟是自家种的生烟，辣得很。他抽这种辣烟，感到很有劲又过烟瘾，有时还会去掉一天的疲劳，有时心不顺，更能消愁解闷，今个儿有一天没抽了，他便一连抽了三个“小喇叭”，边抽边核计这几年的事情来……说句良心话，打农村改革土地归各家各户承包耕种后，凤凰镇从东往西数，没有一家的日子不好过的，谁个腰里不揣个三头二百的，日子好过是好过，可是操心事也真的多了起来，有些事让你丢脸，在人面前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百十多户的村级凤凰镇有两大家族：一是凤家家族；二是黄家家族，各有四十多户，余下的便是张王李赵十八杂姓了。风万

山在凤凰镇中，虽然不是显赫的头头脑脑人物，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凤家老农，但是，十里八村人提起老凤头，没有不知道的，他倔犟出名；好生闷气出名；干活力气大实打实也出了名。算是凤家家族中一条硬汉子。

农村改革那年，凤万山正是生产小队队长，几天功夫，土地分给各家各户承包了，他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了，心里热乎乎的，脸也觉得发烧，在家里生了两天的闷气，晚上睡不着，自己从家里出来坐在辽河边的大堤上，大口大口地抽喇叭烟……心里相当难过，土改那年他分得了土地激动的掉下了热泪，现在他脸上又滚下了晶莹的泪花，他想不通，怎么变得这么快？在河堤上坐到月亮偏西了，他往回来，竟不自觉地走到了生产队大门口，他摸了摸那扇自己曾亲手油过的大门……回到家躺在炕上，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变就变吧，小胳膊扭不过大腿，他心里还坚信一条：共产党是不会把咱老农领向错道的……

凤万山这辈子有四个儿子，老大凤连福、老二凤连禄、老三凤连吉都已成家立业，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各自支撑门户过日子，老四凤连祥还在念中专。这四个儿子的名字，是求一个老先生起的，图吉利才叫：福、禄、吉、祥。分完了承包田，凤万山老汉把三个成了家的儿子和媳妇叫到跟前，开了个家庭会，说：“别人愿怎么分就怎么分，愿怎么种就怎么种，你们哥仨的地都合一块，我当这个队长，你们干活就是了，天下的事都是久合必分，久分必合，过个三年二载的再合起来，咱就省事了……”

儿子和媳妇谁也没敢提出不同意见，而凤万山不当队长的失落感却得到了一点安慰。

头一年凤万山这个家庭队长，就觉得不好当，儿子和媳妇不像社员那样听话，弄得文齐武不齐，派谁去干活谁背后嘀咕，儿大不由爷，他操透了心，总算弄个好收成。第二年凤凰镇的青年人又变了，过去生产队时他们的后屁股上好像拴着一根绳，由队

长拽着，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干活；现在把自家那份承包田种完了，愿干啥就干啥，有的外出做工；有的到外边倒卖青菜；有的搞蔬菜大棚；有的办织袜厂；有的办了养鸡场……一股争先恐后的致富热潮，冲击着凤凰镇每个年轻人的心，凤万山和他的儿子、媳妇之间，再也平静不下去了。

这天吃完早饭，万山正坐着抽烟，消耗着烦躁的情绪，大儿媳齐玉花过来了，对他说：“爹！我和连福要开豆腐坊，卖豆腐……”

凤万山使劲抽了一口烟，没抬眼没吱声。也真碰巧，这时二儿子凤连禄来了，见爹的脸色冷落着，问：“爹，您怎的了？”

凤万山仍然没抬头没吱声。连禄看着他说：“我要和东街的老二保，去关里买衣服，回来开个小店……”

凤万山没等连禄说完，霍地站了起来，扔掉了没抽完的半截烟头，右手叉着腰，瞪圆了眼睛，骂道：“胡思乱想，这地不种了，他娘的，你们给我滚！……”

2 早熟姑娘

春风不刮，杨柳不绿，和往年一样，一个多月的大南风刮过了，接着又从渤海湾上吹来了湿润和煦的暖风，不过十天光景，凤凰镇各家各户房前屋后的杏花和樱桃花，全都开放了，红的粉的像一朵朵彩云飘在院中和后园；路边的杨柳枝头上也吐出了嫩嫩的绿叶……凤万山看着院中开了花这棵樱桃树，算了一下时间，今年的樱花比往年提前七天开了，说明气温回升快，春来得早，凭他多年种地的经验，凡是这样年头，地里的活得往前抢，育苗、插秧弄晚了，到秋稻子贪青遭霜就减产了，他看见别人一家家的都下地忙活了，自己急的有些胃痛了，这一大家子搁一块共有四十多亩地，早该动手了。可是在这节骨眼上，这哥仨谁也不靠前张罗干活，还到处乱跑，今天搞这工厂明天做那买卖，不务正业。只有大儿子连福还关心爹，在他媳妇不在家时，过来问问，有没有什么活？他在生产队当队长时也没感到这么难，弄得他气了打不着，恨了骂不着，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自己下地了。

凤万山干了一天活，从地里扛着把筒锹回来了。进了屋坐在炕沿上抽着手卷的喇叭烟，一口一口地吐着白白的烟雾，心里对儿子们骂道：小兔崽子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个理呢？从古至今庄稼人都是以农为本，有了粮心里才有底，遇到旱涝年才不慌呢，毛主席还说农业是基础，咱有了粮国家也不能小看咱，什么人不得吃饭？庄稼人命里注定是庄稼人，跑一溜十三招不还得回老地方

来……

快吃晚饭时，大儿媳妇齐玉花端一盆热气腾腾刚出锅的豆腐，送过来了，进了门，见老公公坐着抽烟，一脸不高兴，笑着说：“我把豆腐做出来了，给爹尝尝，明天我就上街卖豆腐去，这手艺我是跟我妈学的……”

凤万山听了，心里立即来了火，抬头一看，齐玉花头上的两根大辫子没了，剪成了短头发，而且，还烫成了一层层卷，穿一条紧裹着屁股的裤子，他不忍再看，低下头，摆着手，说：“我管不了你们，快走！我一辈子也不吃你们的豆腐。”

齐玉花可不是个说圆就圆，说扁就扁的儿媳妇。她也没有好气腔地说：“爹还是老脑筋，现在这凤凰镇哪有光靠种地这一项的，都在找来钱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凤万山气哼哼地说：“明个儿叫连福，跟我下地干活去！”

齐玉花生气地说：“那个死木头疙瘩，去东山我妈家那边买豆子了，回不来了！种地人手不够，找帮工的，花多少钱，咱们哥们妯们平摊，谁也别便宜。”

凤大妈知道大儿媳妇玉花的性子，也不是让人的，怕吵起来让人笑话，进屋就把齐玉花拉走了……

凤万山的大儿子凤连福，和他的性格气质完全不一样，不随他却有点随凤大妈，像个大姑娘，可是他胆子比姑娘还小，十分的听话，叫干啥他就干啥，可就是浑身没力气，一天水水汤汤的，别人说他是软面团，愿怎么捏就怎么捏，没棱没角没有男人的精神头。到了结婚的年龄，他还是这个样子。凤万山怕找媳妇碰着厉害姑娘，连福受气，就动了一番脑筋，求人给介绍没脾气的姑娘，后来听说山区的姑娘老实、憨厚、能干。他求人花了五百多元去吕王山区给连福找对象……

齐玉花是个蚕农的女儿，在县城里念了三年初中没考上中

专，在家里闲呆了二年，除了跟妈妈学做豆腐外，闲暇时间看爱情小说，作家在书中曲折离奇的爱情描写，青年男女间海誓山盟的火热情感，使她沉溺于美好爱情憧憬和想往之中，过早的成熟使她急切地想寻求着心中的白马王子；妈妈催她干活，她常常因心烦意乱和妈妈顶起嘴来，爸爸看她天天神不守体的样子，骂她书念多了，不精倒傻了起来……父母好心的唠唠叨叨，使她心里秘密地产生了离家嫁人的念头，和将来的丈夫一起去开辟新的天地……

事情也这么碰巧，在这个心理状态下，玉花她二姨受一连三个人的委托，来给齐玉花提亲。

二姨把玉花拉到里屋，拽着她的手说：“玉花呀，你也不小了，我们二外甥的叔伯姑父在辽河边的凤凰镇住，那是平原地区，全是种水稻，一年到头顿顿吃大米，收入比咱这高，生活比山区好，他家是厚道的庄稼院，是个好人家，他有个大儿子，长得白净净，双眼皮大眼睛，没脾气还明白事，你去了到他家当媳妇准有福享，你若有那个意思，我就给你提提，过两天领你去打个对面，看看家怎样。”

此时此刻，渴望爱情的齐玉花，冲动的感情，强烈的需求，她再没有想得更多，脸上带着少女初次求恋的羞红，小声在二姨的耳边说：“我信着二姨了，凤凰镇那地方我去过，在城里念书时，下乡支援农业在那儿插过秧，离辽河近，一马平川，可眼亮了……”

二姨笑了，摸摸她粉红的脸，说：“几天的小丫头，已有大姑娘的心了，二姨把家里活收拾收拾，再给那边捎个信，领你去。”

玉花故意撅着嘴，两手扯着二姨的右胳膊，摇晃着撒娇地说：“二姨，您？”

二姨轻轻地拍了她一巴掌，说：“死丫头，心里有了还怕人

说。我告诉你，那家姓凤，这小伙子叫凤连福。可记住大后天咱们去。”

玉花送走了二姨，这天晚上就开始失眠了。等了一天，好似过了漫长的一年。次日晚上，她开始做起甜甜蜜蜜的梦来，她梦见姓凤的小伙，长的特别的英俊、漂亮、潇洒，他俩相见一见钟情，亲亲热热起来，他搂着她的腰，她紧偎在他的身旁，漫步在辽河边的大堤上，过了一会儿，他像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热烈地吻着她的脸，她的心似乎有些醉了……

第三天，二姨早早地来了，玉花也打扮得和往常不同，脸上拍了粉描了眉，穿上了新买的衣裤。二人急忙奔通往县城的汽车站来了，先到城里，然后再从城里换坐通往凤凰镇的汽车。还算很顺利。当天下午，二人就来到了凤凰镇，宿在凤万山家东院，准备次日打对面……

哪知玉花想见未来的丈夫心切，在东院吃完了晚饭，借外出去解手之机，站在院子里，偷偷窥视着凤万山这院出入的人，但始终没看见……

凤万山头三天听提媒的人捎来话，说要领姑娘来相亲，乐了，今天一大早就领连福去营口市买衣服，洗澡、理发，到吃晚饭时还没回来，凤大妈等急了，出了大门，朝营口方向望了好几回……